

第 7 章

對政治權力的心理分析途徑

石之瑜／台灣大學政治系

政治學主要研究的對象是權力，¹但權力不能簡單視之為政治學的起點，因為權力的概念並不存在於真空之中，研究權力至少必須先接受三個假設。第一，權力具有理性的特質，蓋權力可以用來獲取其它的價值，不過，久而久之權力本身也會成爲一個值得追求的價值。把權力當成政治學的核心關切，就是對人行爲的本質做出規定，即人是依據目標價值在規劃自己的行爲，這種特性可以視之爲一種廣義的理性。²第二，政治權力是國家制度內的權力，國家制度是權力的主要來源，也規範權力的行使。沒有國家的存在，就沒有當今政治學家所研究的權力存在。³對權力的研究必然強化了國家存在的正當性，也使得權力的研究無論如何不能宣稱客觀中立。第三，政治權力的對象往往被認爲是國家範圍以外的社會行動，但也有可能國家行動是受到社會權力制約的結果。⁴國家權力和社會權力的互動研究，則強化了國家與社會互不隸屬的印象。

¹ 見胡佛，政治學的科學探究（一）：方法與理論（台北：三民，民國 87 年），頁 1-8；Harold Lasswell and Abraham Kaplan, *Power and Socie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0), p.14.

² 參見William Riker, "The Political Psychology of Rational Choice Theory,"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16, No.1 (March, 1995), pp.24-25; Kristen Renwick Monroe, "Psychology and Rational Actor Theory,"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16, No.1 (March, 1995), p.3; 甚至行爲的本身也可視爲是一種目標，見 William Riker and Peter Ordeshook, "A Theory of Calculus Voting,"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62, No.1 (March, 1968), pp. 25-42.

³ 見Robert Dahl, "On the Species Homo Politics", in P. S. Nivola and D. H. Rosenbloom, eds., *Classic Readings in American Politics* (New York: St. Martin's, 1986), p.126; C. Wright Mills, "The Structure of Power in American Societ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9, No.1 (March, 1958), pp. 29-41; Richard Neustadt, *Presidential Power*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76); Norton Long, "Power and Administrati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Vol. 9, No.4 (Autumn, 1949), pp. 257-264.

⁴ 見所建議的未來研究課題於，Martin Carnoy, *The State and Political The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259-261; 關於國家與社會的相對分立，又可參見Peter Evans, Dietrich Rueshemeyer and Theda Skocpol, eds., *Bring the State Back 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Gabriel Almond and Sidney Verba, *The Civic Cul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關於理性、國家、社會這三個前提的主張，即使是間接的，都一向強而有力。因為研究權力的人通常不會去問，我們對於權力的需要是不是目標價值導向的？權力行使時所引用的國家立場有沒有真實不變的存在？權力規範所隱射的國家社會互動會不會界限模糊？一旦權力研究者不以國家的存在為當然，不認為權力的工具價值是權力這個概念的主要面向，不把權力看作國家社會互動中的干預機制，則受到挑戰的，絕不僅僅只是做這樣主張的人而已，更是針對整個政治學的領域。以下我們將例舉權力的四種可能面向，算是對傳統政治學方法與範圍重構的起步。

一、權力研究的前提

多數政治學的次領域，都是根據國家、理性、社會三個前提，在進行對權力的研究。事實上，提供政治學研究經費的政府、企業、基金董事會，他們彼此之間的相互關係、人脈和思維模式的互通，⁵以及共有的對國家與社會關係的理性期待，都保證了政治學研究者所設定的研究課題，通常不至於以挑戰國家與社會間關係的理性化為起點。只有在理性化的詮釋得不出合情合理的分析時，才有必要求助於其它學科領域的協助，比如社會學、經濟學、人類學、心理學等等。所謂理性化的詮釋方式，指的是先假設人對自己的能力，和在國家之內所設定的價值之間，會有加以測量與平衡的作為，⁶從而引發的討論課題可以多如牛毛。

舉幾個例子來說明政治學研究課題的多樣性。最直接的就是去觀察，如何運用政府的權力來幫助自己獲取社會價值。⁷於是，人們必須也研究，

⁵ 參見Richard Madsen, *China and the American Drea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Bruce Cumings, "Boundary Displacement,"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Vol 29, No.1 (Jan-March, 1997), pp.6-27.

⁶ 例見Robert Keohane, *After Hegemon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1984); Thomas Schelling, *The Strategy of Conflic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參見Kristen Monroe, ed., *The Economic Approach to Politics*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1991).

⁷ 這是關於利益團體的研究，這方面常用的政治系統分析架構可見於Gabriel Almond and Bingham Powell Jr.,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Boston: Little Brown, 1984).

政治人願意用多少的社會價值，幫助自己爭取並維護公權力。⁸人們同時還要研究，什麼樣的國家制度可以防止政府權力向社會擴張。⁹又要研究，政治權力本身的工具價值，在什麼情況下會成爲一個直接的目的價值。¹⁰除了看政治權力怎樣幫助或怎樣危害一個人的價值追求之外，同時要研究政治權力怎樣幫助或危害全國人的總體價值。¹¹於是乎，關於什麼種類的國家會行使什麼風格的權力統治，變成這個國家要保護誰來對抗誰的重要依據。¹²如何看待並改造與自己國家制度或總體價值不同的其它國家，已是政治學中不可逃避的核心任務。這個任務能否重要到必須限制或改變目前本國既有的權力運作方式，¹³當然就一直就是政治學揮之不去的困惑。

眾所週知，政治理論作爲政治學的一個次領域，一直都在辯論政治權力的規範與原則。不過，國家作爲規範和原則所適用的範圍，不會因爲討論者是哪一派的自由主義，或是社群主義，或法西斯主義、社會主義、三民主義等不一而足，就出現根本的歧異。這是一件很有趣的現象，即人們所討論的權力規範原理，總是指「國內」的權力規範，而不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權力規範。¹⁴他們之間的不同點在於，有的政治理論是以所有國家的國內爲論理的對象，像有名的Rawls的正義論，據說可以橫貫東西，跨

⁸ 著名的分析是有關集體行動方面的，例見Mancur Olson,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⁹ 這裏有關於政府制度的辯論，例見William Riker, "The Two Party System and Duverger's Law,"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6, No.3 (March, 1982), pp.753-766; Juan J. Linz, *The Breakdown of Democratic Regime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

¹⁰ 故在國際政治學中，現實主義中的重要一派將權力本身視爲國家利益，見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New York: Knopf, 1978), p.5; 或權力均衡的維持本身是至高的目標，見Henry Kissinger, *A World Restored* (New York: Grosset and Dunlap, 1964).

¹¹ 這包括極權政府與福利國家的研究，也包括公共道德、領導風格方面的的省思，例見Robert Reich, ed., *The Power of Public Idea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Charles Lindblom, *Politics and Market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7).

¹² 像關於文明衝突的討論就是典型，例見Samuel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Vol. 72, No.3 (Summer, 1993), pp.22-49.

¹³ 在美國，就是總統戰爭權力的問題，例見Louis Henkin, *Foreign Affairs and the Constitution* (Mineola, N.Y.: Foundation Press, 1972); Arthur Schlesinger, *The Imperial Presidenc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3).

¹⁴ 見Rob B. J. Walker, *Inside/Outsid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Political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15-21.

越古今。¹⁵但有的理論是專門為某一國的國內權力規範而提出的，像人們熟悉的三民主義五權憲法是想適用在中國的；列寧的工人專政與民主集中，則是想為共產黨領導的國家所設計的。

相對於政治理論這種國內性，國際政治學的重點則是國外性。不過，這個國外性通常指涉並不明確，有的時候是指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交往，¹⁶有的時候則泛指本國之外。¹⁷其實，這個不明確性與政治理論適用的範圍息息相關。假如我們接受國家之內的權力規範本應各有特色，則國際政治學研究應當侷限於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交往。但假如政治理論是為所有國家的國內權力規範而構思，那麼不符合自己國內政治權力規範的地方，就不存在所謂正當的國家，則它就成為國家以外的國際政治研究對象。¹⁸這說明了國際政治和比較政治兩個次領域間的密切性。比較政治是在承認各國特色的基礎上，分析各國的差異。但這些差異不能解釋國家交往時許多跨國的行為，比如戰爭、干預，它們就是國際政治的範疇。

原本國際政治學的「國際」在哪裏不能確定，像殖民主義的擴張在十九世紀並不算是一種侵略，蓋非洲不算國家，統治自己的殖民地是母國的「國內」現象，各國在非洲爭奪殖民地的「爭奪」行為，才是「國際政治學」的研究對象。二十世紀的干預，體現的是保護自由主義財產權的國內規範，這種保護本國公民海外產權的行為不算國際政治，所以可以片面行動，是美國對付拉丁美洲的國有化政策用的；到今天，包括違反人權，或販賣毒品等行為，都是合法干預的新理由，可見「國內」的界線不斷發生改變，以因應實際的權力行使與運作。¹⁹國界是比較政治學裏的國家基

¹⁵ Rawls提的是一套正義的方法論，不具體表示答案，見John 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9.

¹⁶ 故有堅持國際政治學既為「國際」，便不宜涉及國內者，即「非國內」，例見Kenneth Waltz,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79).

¹⁷ 國家之外的狀態不受控制，故即令其它國家之「國內」，對本國而言，都屬於率獸食人的叢林法則。換言之，國際即不受國內政治規範約束之所在，所謂國際政治，即在判斷應否將國內規範擴大適用，例見Stanley Hoffman, *Duties beyond Border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¹⁸ 國際和國內的兩種道德規範，協助建構了國際和國內的區隔，見Michael Walzer, *Thick and Thin: Moral Argument at Home and Abroad*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94), p.xi.

¹⁹ 參見Cynthia Weber, *Simulating Sovereignty: Intervene, the State and Symbolic Ex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礎，比較政治學可以協助掩飾因為政治理論與國際政治之間的曖昧區隔所造成的模糊。可以說，以國家、社會、理性為前提的政治學次領域，往往最無法處理的，就是這三個概念指涉為何的問題。他們之間的相互補充形成一種循環論證，²⁰也就迴避了關於研究前提妥適與否的問題。

新近二十年崛起的另一個政治學次領域是政治經濟學，主要也是針對國家與社會的互動，找尋各種不同的模式與準則。政治經濟學兼具了政治理論、國際政治學、比較政治的特色，但與權力這個概念的關係益加變得間接，因為所研究的，是制度化的權力，故對於理性的假設更為依賴。²¹而政治經濟學之所以成爲一門學問，正在於人們強調國家在社會運作中不可或缺的作用，因而是要去研究國家的適當角色為何。多數這類研究中的國家概念，就是在指政府。在把政府與國家等同的同時，國家獲得具體的附身，也就不再是那個過去很曖昧游移的抽象概念。相對於政府的，則是社會，甚至有人已宣稱有存在一個相對於所有政府的全球社會。²²則社會的概念就等於是宇宙減去國家，或等於是非國家，甚或非政府，根本不必加以觀察就已經依定義存在了。像其它次領域一樣的是，國家與社會之間的權力互動，雖然是政治經濟學最根本的研究對象，但恐怕是先有政治經濟學，才有國家與社會互動的概念，故政治經濟學是國家的內容，不是研究國家的工具。

過去五十年來，政治學家所一直借重，但卻和政治學界始終格格不入的一門次領域，就是政治心理學。主要的深層因素恐怕在於，許多心理學家的研究中，不必然有政治學家所熟悉的關於國家、社會、理性的前提，或即使有，那也是比較遙遠的前提。但是儘管心理學家的主要研究對象是個人，由於個人心理健康與否和國家或社會的環境很相關，在提出個人心

²⁰ 當主權無法規範的活動日趨頻繁，或謂之爲「亂流」，所謂亂流，自是相對於有秩序的國內狀態而言，見James Rosenau, *Turbulence in World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1990); 或謂之爲功能領域的有序規範，如John G. Ruggie, "International Regimes, Transactions, and Change: 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36, No.2 (Spring, 1982), pp.379-415.

²¹ 例見 Steven Krasner, *Defin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²² 有關文獻參見Naeem Inayatullah and David Blaney, "Elusive Paradise", *Alternatives*, Vol. 23, No.4 (Fall, 1998), pp.417-450

理分析的同時，心理學家不可避免地也會根據國家體制，區分出什麼是病態心理，則關於什麼樣的人是正常人的標準，也就將國家前提隱含在對病態心理的研究之中。²³或是，正常的人通常會有什麼心理特質，往往必須藉由具體的社會情境來說明，則用來說明的這些情境，不知不覺也就變成是正常的了。換言之，心理學難免有關於健康和正常的心理學主張，這個主張不可能和他們所處的環境悖離，²⁴所以說他們大體接受政治學的國家、理性、社會前提，並不為過。這可以從當代政治心理學大量的研究決策與選舉的課題看出來，這兩個課題都是在國家、理性與社會的前提下進行的。

然而，一般心理學分析對於人性與家庭的探索，遠遠超過政治學家。在心理分析中，關於權力的行為所反映的，是既非國家體制所能規範，更非理性分析所能說明的現象。人們參與政治的目的，倘若不是基於自己社會位置所引發的價值理性，那麼用來完成、保護這個價值理性的國家體制，豈不成了笑話，而站在國家位置去干預他國，推廣價值理性的國際政治行為，就更非國際政治學家所能分析的了。這個挑戰應當非同小可，牽涉到政治權力本質的問題，亦即在國家、社會、理性循環論證前提下的權力分析，並不能真的充分討論權力這個概念的意義。以目前政治學各次領域的發展來看，唯有政治心理學能直接面對這個問題。

二、權力作為一種資源

當代政治學當中關於權力的觀點雖然並不一致，但基本上可以歸納成幾個重要的面向。第一是最基礎的，就是所能夠控制的人的人數，任何能夠動員到更多人的力量，就是更大的權力。其次是組織，有組織的少數人比沒有組織的多數人擁有更大的力量。最後是多種多樣的權力資源，包括

²³ 例見Harold Lasswell, *Psychopathology and Politics*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77); 又如James Glass, *Psychosis and Powe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則提出以自由主義為基礎的民主人格具體概念，目的是圍堵、包容瘋狂恐慌中的後現代人格。

²⁴ 故政治現象影響人的精神狀態，也影響精神醫療家，見Andrew Samuels, *The Political Psyche* (London: Routledge, 1993)。

金錢、知識、武器、領袖氣質、口才、社會關係、謀略等等。²⁵這些權力特質所建構的權力是一種影響力，但又不等同於影響力，如馬克斯很有影響力，但卻不能說他很有權力。權力又是一種強制力，但也不等同於強制力，因為權力行使的對象可能因為各種原因，不接受強制，其下場雖然很慘，卻也證實權力未必能強制。故又可將權力看成是一種制裁的能力，所以權力的大小要從誰能懲罰誰的結局來判斷。²⁶廣義來說，制裁的能力應當包括獎賞的能力在內。然而，有制裁力的人未必一定要訴諸制裁，於是又有了信用的考量。

權力的信用可以像是貨幣信用，²⁷信用好的權力是強勢的權力，不須要訴諸於制裁就可以達到威嚇或影響的作用；信用不好的權力經常須要訴諸制裁，每一次制裁都消耗權力資源，但換取了權力信用。所以，為了維持權力信用，即使在沒有很多利益可得的情況下，仍然有理由訴諸制裁，因為這使得權力的信用度增高，有助於以後在較為關鍵的利益事件上，處於更有威望的談判位置。²⁸無論是國際政治學或政治學，都對於權力的信用作出大量的分析。從對能力的計算，到界定權力的目標，再到權力的信用，政治學關於人性的假設呼之欲出。

首先，人是自私的，都想要擁有權力來獲得利益，²⁹而不是為民族大義，不過自私作為一種權利仍需要國家來保護。所謂自私，就是每個人有自己的價值和目標，旁人無權置喙，大家所共通的語言，就是完成目標的工具都是權力。³⁰所以假如權力資源是有限的，那麼別人的權力資源增

²⁵ 參考Roderick Bell, David V. Edwards and R. Harrison Wagner, eds., *Political Power* (New York: Free Press, 1969).

²⁶ 因此涉及了一個嘗試錯誤的學習過程，例見Kenneth Waltz,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73-78；又如Robert Axelord,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4).

²⁷ 見Robert J. Lieber, *Theory and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Winthrop, 1972), p.95; Talcott Parsons, "On the Concept of Political Power," in R. Bell, O. Edwards and R. Harrison, eds., pp. 256-257; Karl Deutsch, *The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ctice-Hall, 1978), pp. 45-46.

²⁸ 嚇阻理論的基礎即在於此，見Thomas Schelling, *Arms and Influe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6); Alexander George and Richard Smoke, *Deterrence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²⁹ 參見Peter M. Blau, *Exchange and Power in Social Life* (New York: John Wiley, 1964).

³⁰ 故個人與個人之間存在一種交換關係的共通語言，見Harold H. Kelley and John W. Thibaut,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A Theory of Independence* (New York: Wiley, 1978).

加，就意味著自己的權力資源減少了。即使權力資源可以在總體上成長，或兩人的權力資源關係可能不是零和的對立，只要別人相對的權力能力提高，對自己的目標和價值就有造成抑制的作用。這是因為自私的人在運用自己權力資源的時候，不會顧及到他人的需要。³¹假如使用權力的人是在國際政治的領域裏活動，則對不同國家的人必然是一種威脅，因為國際政治學假設國家是相互排斥的各個利益共同體，³²國際間的交往準則是權力均衡，而權力不能分享。

其次，在國家之下的人，是用自私的態度看待國家。當然，國家對於自私的人有制約的作用，³³即使是那些以國家名義活動在國際間的人也不例外。但他們心中雖然必須要計算國家利益，都仍必須先把這種計算的工作看成是自己的一種價值，或換取價值的職業。他們同時必須要說服其他人，自己的計算是正確的，所以就形成和其他行政部門、國會、利益團利、新聞媒體、社會大眾之間的權力關係，³⁴從而增加自己制裁上述這些對手的能力，也成爲一件值得追求的目標。不論是換取薪水養家，或是增加權力對付國會，或是動員國內資源發動戰爭，都與他們自己的利益息息相關。所以，他們必須先知道自己的利益是什麼，也對自己的權力能力有一個評估，才能在行爲時有所依據。

自私的人性很自然導出下一個結論，即權力是惡的，起碼凡是不操在自己手中的權力一定是惡的，³⁵或就算不是惡的，也要把它當成惡的來對待。故在當代政治學中，對於行爲者的意圖不必做太多的蒐證，因為行爲

³¹ 所以，任何利他的行爲，必須先能利己，見Jane Mansbridge, "On the Relation of Altruism and Self-interest," in A. Mansbridge, ed., *Beyond Self-interes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³² 對國家而言，這仍是基於自利，見Russell Hardin, "Self Interest, Group Identity," in J. L. Comaroff and P. C. Stern, eds., *Perspectives on Nationalism and War, Working Paper*, No. 163 (New York: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Center for Studies of Social Change, 1993).

³³ 像經濟民族主義往往未必有利於個人的經濟利益，見C. Christopher Baughn and Attila Yaprak, "Economic Nationalism: 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Development,"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17, No.4 (December, 1996), pp.759-768.

³⁴ 參見Granham Allison, *Essence of Decision* (Boston: Little Brown, 1971).

³⁵ 參見Friedrich A. Hayek, *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 V.III, The Political Order of a Free Peopl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9), pp.142-143.

者的資源多寡，就決定了其人為惡的能力。³⁶故理想的政治制度裏，權力必須要加以制衡或監督，政府這個擁有組織、資源、動員支持者的權力壟斷機構，成為必要之惡。之所以必要，在一開始時是要保護每個人自私的權利，不會被別人侵害；後來是因為要保護我國的國民權利，不受外來的力量侵害；至今則也是因為要提供沒有能力行使自己權利的人一些最低限度的幫助。

同時，一旦權力本身因為有獲取價值的重要功能，也就慢慢成為一個價值之後，則人們也可以用權力來交換價值。由於權力資源的種類繁多，每一個人對於什麼樣的資源有助於自己的權力能力，也一定有不同的判斷，所以什麼是可以用來交換價值或交換其它權力資源的手中權力資源，也不能一概而論。³⁷這些對其它人有用的資源可以包括像名譽，媒體曝光度，面子等軟性權力資源。人們如果能說服其它人，自己手邊的有限資源其實對正在和自己談判的對象很有用，則可以換得更大更多的權力。這種什麼都可以成為交易標的社會交換過程，是研究當代權力政治的核心，包括結盟、政黨重組、利益集團政治、派系、中央地方關係、扈從關係、選舉訴求、談判等。這樣角度裏的權力可以與時俱進，即到底什麼可以成為權力不是固定的項目，每一種權力資源的作用，也不是跨時空不變的。³⁸當權力的概念以資源為核心時，自私的人性與共通的權力工具，兩者共同限制權力這個概念的分析價值，可以說權力是一個空白的概念，它的內涵會因人、事、時、地而有不同。這時，用權力來說明人的政治行為，無異於是用內容不定的利益來說明他的政治行為。³⁹根據這種觀點，雖然人的智力、情感、人格有將特定權力資源加重或減輕的作用，但這些不能客觀

³⁶ 在國際政治上，這就形成了「安全困境」，即為了自保而增加軍力，造成他國為自保而建軍，形成競賽，造成所有國家更不安全，見Robert Jervis,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Vol. 30, No.2 (January, 1978), pp.167-214.

³⁷ 參見Edna B. Foa and Uriel G. Foa, "Resource Theory: Interpersonal behavior in Exchange," in K. J. Gerger, M. S. Greenberg and R. H. Willis, eds., *Social Exchange: Advances in Theory and Research* (New York: Plenum, 1980).

³⁸ 所以，當權力政治的發生，是在不同的文化之中時，權力資源必須重新檢視，以中國文化為例的權力交易相關研究，參見黃光國，*知識與行動*（台北：心理出版社，民國84年）。

³⁹ Anthony Downs, "Social Values and Democracy," in K. Monroe, ed., *The Economic Approach to Politics*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1991).

計算的東西屬於不可研究的部份。⁴⁰人的利益觀受制於既存的國家社會制度，人們的權力資源也因為國家社會制度而分佈不均。用權力分佈的現狀來說明人的政治行為時，所體現的是人的通性；用人的自私來說明權力的目標和權力的變化時，體現的是人的差異性。通性透過交換機制來完成；自私性透過權力為惡的前提被強化。交換機制是社會所建立，由國家來保障。政治學不能決定人們的價值目標，或想要交換什麼，但可以看出是什麼樣的國家體制在影響交換。

上述這種對人性的看法，散見於當代政治學的文獻中。不過，這種看法是有問題的。只要政治學家不回頭檢討關於國家、社會、理性這三個前提，則人性和國家體制之間的關係永難澄清。政治學關於國家的前提，影響了人們的價值，因為這裏預設了權力為惡，人性為私的主張，⁴¹而不是像前所假設的政治學不影響人們的目標。當吾人改變關於人性的假設時，則權力的概念將隨之發生變化，且國家的前提也會受到修正。這時對權力的研究，就會反映出另一種政治學所不熟悉的國家體制。以理性、交換、自利為經緯的心理分析，就必須改由不同角度的心理分析來處理權力概念。目前這些其它角度的研究，在政治學領域裏尚屬於少數，值得引介。

三、權力作為一種需要

如果權力沒有目標或沒有對象，能否仍成其為權力？換言之，權力的爭取是否一定是滿足某種目標價值需要呢？如果是的話，則人必先透過學習取得價值之後，才會產生對權力的需要，⁴²也才會學習關於國家體制中關於權力的規範和行使過程，則價值和權力是外於人格的東西，和人格彼此影響。這裏又可以看出，國家這個概念對於政治學研究的重要性了，它

⁴⁰ 見Mancur Olson,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 61, 91.

⁴¹ 見Jane Mansbridge, "Rational Choice Gains by Losing,"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16, No.1 (March, 1995), pp.137-155.

⁴² 故謂權威人格是某種種族主義認知的結果，不是原因，見George Lind, Johann-Ulrich Sandberger and Tino Bargel, "Moral Judgment, Ego Strength, and Democratic Orientations," *Political Psychology* (Fall-Winter 1981-1982), p.72.

使得人在學習成長以前經歷的權力現象受到忽視，⁴³因而也就無從判斷，人在國家體制之內習得的權力活動，和非關價值與國家的權力活動，彼此之間有什麼關係，更使得不以目標價值為導向的權力活動受到忽視。簡言之，國家這個研究前提讓研究者不能針對人格與權力的關係來思考，把人格和權力理所當然地區分成兩個東西，如此權力只能是一種客觀「須要」，依照利益大小和資源多寡來計算，而不可能是一種主觀「需要」。

許多證據顯示，人在取得社會價值之前，就已經有權力的需要，⁴⁴這種需要所反映的，不是在認知上已經成熟的人所作的價值選擇。那麼，這時所謂的權力，指的到底是什麼呢？如果一個人處在尚沒有判斷力或選擇價值之前，當然也不可能用權力的概念指導自己的行為。所以所謂權力，不是當事人理性的行為抉擇，而是吾人作為旁觀者，將心比心，認為如果是社會上認知已經成熟的人處在那樣的情境裏，作出同樣的行為，一般可以理解成在爭取權力。比如幼兒與母親之間的互動，或與年齡相近的兄弟姐妹爭取父母的注意，都可視為權力鬥爭。⁴⁵只是對當事人而言，連話都不會說，當然也不能用工具價值來說明自己對權力的需要。

上述這種對權力的需要，反映出一種對人際關係宰制的衝動，所以如何獲得父母更多的注意，或如何讓父母更好地滿足自己的需要，可能可以說明幼兒權力鬥爭背後的動機。但這個動機中不存在所謂的社會價值，而是一種自我中心的直覺，對權力的需要正是在彌補自我中心的不可能。⁴⁶在嬰兒時期最根本的需要應當是飢餓造成的，而最大的權力便是排泄。成長過程中兩個重要的壓抑來源，當然也就是必須控制自己的排泄，並忍受臨時的飢餓，幼兒於是認識到自我不是世界的中心。⁴⁷不同的政治體制有

⁴³ 有謂這些活動屬於家庭的範圍，但政治主要在家庭之外發生。參見Susan Moller Okin, *Women in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Wendy Brown, *Manhood and Politics* (Totowa, N.J.: Rowman & Littlefield, 1988).

⁴⁴ 參見Erich Fromm, *The Anatomy of Human Destructiveness*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7).

⁴⁵ 參見Sigmund Freud, "On Narcissism: An Introduction," in *Collected Papers 14* (New York: Basic Books, 1940).

⁴⁶ 參見Theodore Adorno et al.,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50).

⁴⁷ 幼兒表現權力的方式，便是以反社會規範的方式排泄，見Kenneth A. Adams and Lester Hill Jr., "Protest Anality in Japanese Group-Fantasies," *The Journal of Psychohistory*, Vol.15, No.2 (Fall, 1987), pp.113-145.

不同的權力規範，來防止因為自我中心受到壓抑的人格，在追求彌補的衝動中，防礙到社會互動的既有機制，像東方社會就要求幼兒自我修養，學習無私無我，⁴⁸而西方社會則要求幼兒自我肯定，學習競爭進取。⁴⁹所以東方社會裏的政治權力規範重視地位與義務，西方重視程序與權利。

無論如何，成長是一種不斷遭到剝奪的經驗，這個經驗不因為政治規範多麼冠冕堂皇而紓解。剝奪的程度大小與過程激烈與否，決定了人格中有多強的彌補需要，也就決定了此人對權力的需求程度。⁵⁰當然剝奪並不一定要發生在嬰幼兒時期，也可以因為在認知成熟的人身上發生。由於認知成熟的人對於剝奪的來源可以有所界定，因此並不一定會在人格的深層形成一種對權力的渴求。不過，如果造成剝奪的是環境上的貧窮或暴政，則對權力的渴求也可能成為人格當中的一部分。⁵¹既然每個人的剝奪經驗不同，自然對權力的需求也就不同，這個需求並不受後來學得的社會價值左右，而已是內於人格的一部分。

早期的剝奪在當事人的認知過程中找不到解釋，甚至無法記憶，因為當時的語言能力還不成熟。這就說明何以早期的剝奪感很難平撫，也無法表達，則什麼樣的刺激會引起恐懼也無法預測。然而剝奪的愈嚴重，恐懼的潛能也愈高，於是形成焦慮。⁵²所謂焦慮，就是期待一件會讓自己害怕的事將發生，但卻不知會是什麼事，也就是對可能將發生的恐懼所產生的一種莫名的恐懼。⁵³焦慮促成更大的權力需要，但因為這個需要是人格之中內生的，所以源源不斷，主要的需要是取得人際關係當中的某種宰制地

⁴⁸ 例見Richard Solomon, *Mao's Revolution and the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pp.28-60; William A. Caudill and Carmi Schooler, "Child Behavior and Child Rearing in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 Vol. 157, No. 5 (November, 1973), pp. 323-338.

⁴⁹ 參見Margaret Mead, *And Keep Your Powder Dry*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and Company, 1965), pp. 80-98.

⁵⁰ Harold Lasswell, "The Selective Effect of Personality o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R. Christie and M. Jahoda, eds.,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Glencoe: Free Press, 1954).

⁵¹ Harold Lasswell, *Power and Personality* (New York: W.W. Norton & Co., 1948).

⁵² 參見Sigmund Freud, *Problems of Anxiety* (New York: Norton, 1936).

⁵³ Erich Fromm-Reichmann, "Psychiatric Aspects of Anxiety," in A. Vidich M. Stein and D. White eds., *Identity and Anxiety* (Glencoe: Free Press, 1960), p.134.

位。宰制地位得有被宰制的對象，⁵⁴此一對象必須具有兩種特質，首先是有有一種似乎很恐怖的能力，從內在提醒人們自己的弱點，從而幫助說明了害怕的根源；⁵⁵其次是實際的能力不強，故可以受到宰制，從而化解了人們的不安。厥為代罪羔羊。⁵⁶

對權力的需求可以反映對權力的膜拜，也就是將自己完全臣服於一個想像的萬能救世主，則自己的權力獲得無限的擴張，使得被剝奪的恐慌獲得安慰。⁵⁷所以權力關係的重要性，遠遠超過了權力可以用來追求的價值。任何價值目標都是短期的，在極端的情況裏，人們不再在意一般所謂的價值能否獲得滿足，因為重點不在於價值的本身，而在於爭取價值的過程中可以擊敗對手，否則就會勾起無法說明的被剝奪的恐懼。故表面上的社會價值不是真正的行為動機來源，證明自己所謂的價值不會被剝奪，才是行使權力的深層動機。這種對權力的需要可以趨使人不斷地找尋攻擊對象，⁵⁸有時造成價值上的反反覆覆，所謂價值，只是投射焦慮的工具而已。

當權力只是一種需要的時候，政治成爲一個投射焦慮滿足需要的場域。國家的權力最大，所以最能滿足權力的需要，故在國家體制中力爭上游而且最後叱吒風雲的人，是一種人格的表現。在這一種分析角度裏，政治人既不是在爲薪水而爲國奉獻，也不是在爲自己的專業形象奮鬥，他們會和其它行政部門、國會、外國發生權力鬥爭，是因為他們有一種內生的需要在推動。而他們能否動員人民，在於人民有多大的需要找代罪羔羊，或找萬能救世主，而不在於他們可以用滿足人民的價值來交換權力的讓渡。這個需要不像是權力資源那般可以計算，更不可以用來交換，也不是固定不變，所以脫離了理性分析的範疇。

⁵⁴ 見Vamik D. Volkan, "The Need to Have Enemies and Allies,"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6, No.2 (June, 1985), pp. 219-228.

⁵⁵ Ann Norton, *Reflections on Political Identity*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55-57.

⁵⁶ Christel Hopf, "Authoritarian, and Their Families," in W. F. Stone, G. Lederer and R. Christie, eds., *Strength and Weakness: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Today* (New York: Spring-Verlay, 1992).

⁵⁷ 見Erich Fromm, *Escape from Freedom* (New York: Norton, 1941); Stanley Rothman, "Ideology Authoritarianism and Mental Health,"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5, No.3 (September, 1984), pp.341-363.

⁵⁸ 參見Otto Kenberg, *Serious Personality Disord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不論是自我中心或膜拜萬能，都是人我分際模糊的表現，亦即不承認他人有界線明確的主體，也不相信自己有，則在個人主體性可大可小的模糊中，關於國家與社會的對立，以及把社會價值個人化的政治經濟學就失去對象了，⁵⁹所謂國家對社會的干預或撤出，都是個人權力需要所投射成的競爭行爲，而干預行動尤其可以滿足需要。國際政治家所仰賴的國家利益分析，更變成是可以變換，可以犧牲，也可以無限上綱，以證明自己不受強權宰制的權力地位。政治理論家提出的權力規範，變成是政客透過國家宰制的權力工具，而不是以國家爲範圍設想的政治理論，而他們所想要限制或表揚的那個權力，是在創造、利用國家，不是國家所賦予的。制度化的權力觀不能說明權力需要的來源，一方面傾向低估權力的作用，因爲那個權力觀把權力看成只是能力與資源；另一方面又會高估，因爲它忽略了自願臣服的可能性。

四、權力作爲一種關係

權力作爲一種需要的分析角度，不能解釋爲什麼有時候這種需要表現成自我放棄或臣服於領袖，其它時候表現成霸道十足，寸步不讓。一個理由是，當權力作爲需要的時候，權力的概念不能因爲滿足需要的方式不同，就跟著一起改變，如此權力這個概念就和獲得權力的方式成爲同一件事，也成爲一種循環論證。對權力需要的大小既不能決定滿足需要的方式，也就不能決定權力的大小，故在概念上將「權力需要」與「權力」區分，是不可避免的。⁶⁰當人們放棄自我中心，完全與偶像融合時，他們所取得的萬能權力是想像的，當他們受到偶像趨使去打擊偶像爲他們選的代罪羔羊時，他們的權力只能說是針對代罪羔羊的，那麼真正擁有權力的，可否說是那個被膜拜的偶像？

不過，偶像擁有的權力，是不是就是提供依附者進行制裁的能力或信

⁵⁹ James Glass, "Multiplicity, Identity, and the Horrors of Selfhood: Failures in the Postmodern Position",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14, No.2 (June, 1993), pp. 255-277.

⁶⁰ 權力資源和權力行使合起來作爲權力，也有此一說，見Charles P. Kindleberger, *Power and Mone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0), pp. 55-56.

用呢？是不是國家體制賦予的，或可以加以規範的呢？是不是用來換取某種價值的呢？如果我們認為權力的擁有者只能是個人，則偶像的個人權力資源就變得很重要，他必須能夠獎勵追隨者，比如給他們一個可以投射焦慮的代罪羔羊。然而，往往偶像之所以法力無邊，正是因為獲得大批追隨者的膜拜，把追隨者的膜拜當成是權力行使的結果，而不是當成權力行使的原因，可能是倒果為因了。⁶¹往往呼風喚雨的偶像既缺領袖氣質，又無主義綱領，更非家財萬貫，實在不能用個人化的權力資源來說明其行為結果。或即使他們有很多權力資源，又如何說明其它擁有權力資源的人不能得到一樣的膜拜呢？

倘若權力必須有對象，而又不宜將之等同於純粹個人化權力資源之動員的話，一個可能的研究方向，就是把權力當成是一種關係，且這個關係不會飄忽不定，否則不能成為權力的依據，因此所謂「關係」指涉的，必然包括了具有一組穩定性的角色與規範。從關係的角度理解權力這個概念時，就使得一個人的權力資源與這個人所處的社會位置結合，不佔有社會位置的人，不能獲得只有這個位置的人所享有的權力資源，佔據位置的人即使沒有很高的權力需要，仍將獲得此一位置的權力資源。⁶²一個權力需要很強的人會如何滿足需要，端視其所處的相對社會位置而言。倘若社會位置相對較高的人，可以運用權力資源宰制競爭者，而社會位置相對較低的人，會依附在社會位置較高的偶像身上。

透過位置所產生的權力資源，因而不是居於該位置的人主動動員出來的，而是相對位置較低的人自動依附上去的。⁶³只要關於社會地位的角色規範相對清楚的話，不難計算出居於某一個社會位置的人，可以擁有多少權力資源，或起碼相對權力的大小。但又由於居於較高地位的人也必須履行社會對自己的期待，則運用權力資源去提供好處的社會交換現象，應當

⁶¹ 對偶像的需要不是來自偶像，而來自依附者本身對毀滅性行動的渴求，見Steven Kull, "War and Attraction to Destruction," in B. Glad, ed., *Psychological Dimension of War* (London: Sage, 1990), pp.49-53.

⁶² 參見Kwang-kuo Hwang, "Face and Favor: The Chinese Power Gam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92, No.4 (January, 1987), pp.944-974.

⁶³ 所以無為才是至高的權力表現，見Lucian Pye, *Asian Power and Politic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46, 48.

是普遍而正常的。社會交換不發生在同一組相對的上下位置之間，⁶⁴他們之間是忠誠義務關係，⁶⁵下位的無我地奉獻，上位的無私地爭取集體的利益和價值。社會交換發生在社會地位最高的兩個集體代表之間。⁶⁶交換的目的不是為個人化的資源擁有者爭取價值，而是為整個上下倫理脈絡中所有的人爭取共同價值，所以不存在個人化的理性。

社會位置不同於國家位置。一個人離開了國家位置，就會失去在這個位置上所可動員的制度化權力資源，但社會位置就無所謂失去或獲得，是一種隨著成長而自動附加的身份。當社會地位與倫理關係超過了個人化的交換關係時，其重要性也就超越國家體制中的位置。⁶⁷只有在社會位置與國家位置結合的時候，國家位置上的制度化權力才可以有效運用，否則當人們自動將權力資源依附在社會地位較高的人身上時，國家位置的佔有者在可動員的人數上將顯得極為有限。⁶⁸不過，因為社會地位所享有的權力資源在無事的時候不存在，在需要的時候自動會出現，如果不出現，就表示社會關係已經發生變化，或忠誠義務關係出現斷裂。⁶⁹

可見，權力作為一種自動依附的社會關係，同時也是一種道德。道德和物質性的價值考量是相對的，其核心就是，為了對那些與自己有倫理關係的人奉獻，故必須犧牲自己物質性的價值考量。⁷⁰倘若表現出對世俗價值或個人化的權力資源有興趣，就表示自己已經背離社會位置所加諸的期

⁶⁴ 文獻對這一點存有分歧，一說認為上下之間存在不均衡的交換關係，故上者提供昇遷，下者提供上位者所需要的各種「表現」，見Andrew Walder,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一說認為上下之間的交換是基於情感上的相互需要，如Hwang, op. cit.; 一說認為上下之間的互惠出自責任與義務，如Pye (1985), op. cit.

⁶⁵ 例見Ronald Dore, *Taking Japan Seriously: A Confucian Perspective on Leading Economic Issu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173-191.

⁶⁶ 參見Jun-ichi Kyogoku, *The Political dynamics of Japan, trans.*, Nabutaka Ike (Tokoyo: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1983), pp. 77-95.

⁶⁷ 參見Karel van Walferen, *The Enigma of Japanese Power*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0), pp.43-49.

⁶⁸ 參見J. Bruce Jacobs, "A Preliminary Model of Particularistic Ties in Chinese Political Alliances," *China Quarterly*, No. 78 (June, 1979), pp.237-273.

⁶⁹ 見Chih-yu Shih, "The Decline of a Moral Regime,"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27, No. 2 (July 1994), pp. 272-301.

⁷⁰ 社會交換理論無法解釋這種義務性，但交換理論者往往自己也認識到，交換不是出自要有所需求，而是基於義務，所謂需求，要經過實證來發現，所謂義務，透過本文分析即可。例見，黃光國，*儒家思想與東亞文化*（台北：巨流，民國77年），頁161-176。

待，也等於背離了整個社會關係脈絡裏的人。社會地位愈高，所代表的倫理關係脈絡也愈廣，則道德的要求愈高。所謂道德的要求愈高，一個意思是自己所不應該特別照顧的人愈多，這種高道德的表現會在有事情發生的時候，產生一呼四應的號召效果，⁷¹凡是在倫理脈絡中的人，都自動依附。權力作為一種道德和權力做為一種資源是相對的，但前者和權力作為一種需要則有相輔相成的作用，其所假設的人性和國家社會關係都自成一格。

權力作為一種道德反映了人性之中的兩種需要，一是因為自我中心不能成功而產生的權力需要，這已如前述，會讓人自動依附在高社會位置佔有者身上。二是因為人在認知上追求簡化、一致的需要。社會角色規範的內化，使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有軌可循，⁷²可以彼此有所預期，使人可以計畫未來。認知心理學家發現人類運用各種認知上的技巧將世界簡化。在個人化的政治學理論中，人必須依照自己的利益需要選擇價值，但人每日所遭遇到的資訊何其繁多，因此就發展出社會角色，幼兒的成長就是在內化這些角色，從而在認知上關閉了無關乎角色期盼的資訊進入。⁷³而認知上維持一致是簡化複雜的世界所必須，當權力關係道德化之後，權力資源就不是那麼複雜分殊，而是階層明確，⁷⁴則政治也就免於冗長多邊的談判，而成為一種垂拱教化。

在關係與道德所定義的權力概念之下，不存在國家對社會的干預，只存在社會對國家的干預，而且這個干預不是在個人化的價值追求上來干預，而是站在社會整體的價值上來干預。國家是一個空的概念，⁷⁵國家反映了社會角色的期盼，故往往國家和社會是合一的，國家無法退出社會，

⁷¹ 參見Lucian Pye, *The Dynamics of Chinese Politics* (Cambridge: Oelgeschlager, Gunn & Hain, 1981), pp. 71-75.

⁷² 見Yaacov Y. I. Vertzberger, *The World in Their Mind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⁷³ 參見Richard W. Wilson, *Learning to Be Chinese: The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of Children in Taiwan* (Cambridge: MIT Press, 1970).

⁷⁴ 這個過程像是自動化的信息管理，見Chih-yu Shih, *The Spirit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A Psychocultural View* (London: Macmillan, 1990), pp.16-37.

⁷⁵ 參見Chih-yu Shih, "Dependent Nationalism: People and Territory in Chinese Inward Defense", *政治科學論叢*，第9期（民國87年，六月），頁399-442。

扮演政府角色的人同時扮演社會地位上的領導者，⁷⁶這個地位與宗族、仕紳、派系都息息相關。在這種情形下談的國家干預社會，必然造成社會干預國家，因為人們對國家的期待完全不根據國家體制的設計而來，而是根據關係的、道德的社會期待而來。而談所謂國家退出社會，充其量是造成社會更依附於國家，不容許國家退出，除非佔有國家領導位置者的社會地位不正常地偏低。

五、權力作為一種論述

權力作為一種關係是怎麼會發生的呢？這必須透過歷史去說明，而不是道德所能自我說明的。當代政治學對既有的政治權力結構分析，並不重視這個權力結構如何發展而來，只重視既有權力結構中的權力關係。權力政治的參與者固然有起有伏，有勝有負，然而對於在國家體制權力過程中鮮少有機會參與的人而言，他們和權力政治參與者之間的權力關係，較少受到重視。⁷⁷一方面，這可以說是一種更深層的權力政治，即設定國家體制中政治議程的權力。議程的設定反映了一種更大的權力，因為即使是權力資源豐富的人，也必須在既定的議程上行使影響力，使得排不上議程的課題，就不可能成為政治學家分析的對象。⁷⁸

另一方面，設定議程的權力未必是由一批智者在那裡進行操縱。議程所列出的課題可能看來是如此的理所當然，比如關於國防的預算，幾乎是研究國際政治的學者都會碰到的，又比如政黨勢力的消長更是比較政治中的不可或缺。在不知不覺情況下參與一個特定的政治議程，研究它、關心它、報導它，其實是在參與一個文化霸權，⁷⁹即一個在認知上自給自足的解釋系統，使人們只在乎自己在這個認知系統中的位置，或應該爭取的更

⁷⁶ 參見Chih-yu Shih, *State and Society in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 The Cultural Dynamics of Reform* (Boulder: Lynne Rienner, 1995), pp. 155-164.

⁷⁷ 這方面早有如馬克斯主義、女性主義、後現代主義提出批評。

⁷⁸ Peter Bachrach and Morton S. Baratz, "Two Faces of Powe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56, No.4 (December, 1962), pp.947-52.

⁷⁹ Joseph V. Femic, *Gramsci's Political Thought: Hegemony Conscious, and the Revolutionary Proces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1), p. 24.

好的位置，而不去問這個認知系統是在什麼歷史條件之下發展出來的。⁸⁰即使每一個文化霸權的權力概念不同，有的是重視權力做為一種資源，其他是看中權力作為一種關係，但這些不同文化霸權的對照比較，剛好可以揭露，每個權力體系的組織原則具有一種難以超越的界線，⁸¹因為人們在認知上不知道有這樣的可能性。

從這一層意義來說，權力可以說是一種既定的論述。所謂論述，指的是一套語言邏輯與思維方式，包括人們觀察問題的起點，評斷是非的依據，解決紛爭的選項範圍。為什麼權力可以是一種論述呢？因為顯然在這個社會上的每一個人，對於界定問題、評斷是非、解決紛爭的辯論能力不同，而政治恰是一個公共辯論的過程。⁸²不論是儒家定義政治為一種「教化」，⁸³或當代政治學所定義的「價值分配之權威過程」，⁸⁴都是假定政治的發生是以某種公共的論壇形態出現。雖然論壇的公共性與論辯風格不同，有時是直接辯論，有時必須藉由禮樂儀式，參與的人通常不是政治體系中的每一個人，而那些參與的人當中，又可以因為掌握論述的能力不同，對結果的影響力也不同。

掌握論述的能力不是指口才，而是順應習以為常的、理所當然的議程來表達自己的立場。當然，這個關於自己的立場在多大程度上是真正屬於自己的，而又有多大程度是由文化霸權決定的疑惑，說明了一個人所掌握的權力的本質可以有許多不同面向。社會上的人因為教育、⁸⁵階級、⁸⁶性

⁸⁰ 這裏涉及的是問題意識的問題，也就是學術界本身的研究議程設定或典範，像美國政府在政治學界就扮演了重要角色，見Bruce Cummings, *op. cit.*

⁸¹ 這些界限無不具有倫理意涵，見David Lamb, *Language and Perception in Hegel and Wittgenstein* (Aldershot: Avebury Publishing, 1979), p. 79.

⁸² Jean Elshtain, *Public Man, Private Woma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p.14; Kenneth Cmiel, *Democratic Eloquence*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and Company, Inc., 1990), p.28.

⁸³ Chih-yu Shih, *China's Just World: The Morality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Boulder: Lynne Rinner, 1993), pp. 29-32.

⁸⁴ David Easton, *A System Analysis of Political Life* (New York: Wiley, 1965).

⁸⁵ 參見Harold Stevenson and James Stigler, *The Learning Gap* (New York: Summit Books, 1992); Carrie F. Paechter, *Educating the Other* (Washington D.C.: Falmer Press, 1998).

⁸⁶ 參見Charles A. Beard, *An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London: Macmillan, 1935).

別、⁸⁷種族、⁸⁸生活習慣、⁸⁹語言、⁹⁰地域⁹¹等等千百項背景因素的差別，對於特定的論述脈絡有不同的熟悉程度。在既定文化霸權下無法熟悉其論述的人，就不可能參與既定議程上有關課題的辯論，則也就無法享受權力，不論此地所指的權力，是一種擁有資源的能力、投射焦慮的需要、或依附／被依附的倫理關係。這時人們在公共論壇中所看到的勝負，已經是有權力的人之間的小勝小負而已。

作為一種論述，權力也就是一種發言的位置與能力，而發言的能力可以說是一個人主體意識的實踐。相對於主體意識的，當然就是客體。主體意識所反映出的是一個人對自己處的社會位置，能用文化霸權中的主流論述加以表達的能力，也就是能取得自我中心地位的能力⁹²。自我中心要求自己能對其它人、事、物的存在賦予意義，因此論述能力同時也是一種界定客體的能力，或界定對象的能力。⁹³界定客體或對象靠的是將對象的本質加以定義，並且有一種參考依據容許吾人宣稱，自己比自己的對象更能理解，什麼是有利於客體或對象的政策。⁹⁴這種論述不同於前述倫理關係中將心比心的要求，故不需要神入對象的生活情境，發揮感同之心，而是要假定自己處在對象所處的情境中時，根據自己目前的價值，推定那也是對象應當追求的價值。

⁸⁷ 參見Carol Cohn, "Sex and Death in the Rational World of Defense Intellectuals," *Signs*, Vol.12, No. 4 (Summer, 1987), pp. 687-718.

⁸⁸ 參見Stevan Harrell, "Introduction: Civilizing Projects and Reaction to Them," in S. Harrell, ed., *Cultural Encounters on China's Ethnic Frontier*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4), p.8.

⁸⁹ 參見Eve Kosofsky Sedgwick, *Epistemology of the Close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pp. 67-90.

⁹⁰ 參見Jack Citrin et al., "The 'Official English' Movement and the Symbolic Politics of Languag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Vol 43, No.3 (September 1990), pp.535-559.

⁹¹ 參見Tomiyama Ichiro, "Colonialism and the Sciences of the Tropical Zone," in T. Barlow, ed., *Formations of Postcolonial Modernity in East Asia* (Dur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200.

⁹² 參見Richard Ashley and R.B.J. Walker, "Roading Dissidence/Writing the Disciplin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34, No.3 (September, 1990), p.368.

⁹³ Edward Said, *Orientalism* (New York: Vintage, 1979); Xiaomei Chen, *Occident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⁹⁴ Naeem Inayatullah and David Blaney, "Knowing the Encounters," in Y. Lapid and F. Kratochwil eds., *The Return of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the IR Theory* (Boulder: Lynne Rienner, 1997), pp.81-82.

可以看出，權力作為一種論述之所以強而有力，是因為它關係到一個人是誰的認同問題。⁹⁵相對於前述的權力作為一種由內而外的需要，認同也是一種由內而外的需要，也是人們行事的動機，但不同於前述需要之處在於，認同的發生必須受到外在既存文化霸權的引導與制約，⁹⁶而權力作為一種需要，是在文化霸權發生影響之前的嬰幼兒時期，就已經存在的了。認同也是人所不可避免的一種心理需求，它決定人對自己的存在如何賦予意義，⁹⁷認同的擁有可以使人迴避自己在生理上不斷邁向死亡的恐懼，給予人一個穩定的社會關係。⁹⁸論述能力所決定的主客體相對位置可以說明，什麼人是靠界定他人的位置來建立自己的認同，什麼人則是仰賴被動的論述位置獲得自己的認同。⁹⁹

當論述雙方的問題提出與價值判準本身發生衝突時，就威脅到論述雙方的認同，也等於相互威脅到了生命之意義。¹⁰⁰一個人擁有權力資源的多寡，並無助於立即解決認同的衝突，而靠權力資源來解決認同，勢必引起情感上更深的負面反應，使得認同的衝突益難化解。¹⁰¹這一類衝突自內產生更強大的動機，趨策著人們進行不顧一切的抗爭，以便說明自己擁有論述上不可客體化或對象化的位置。¹⁰²這裏當然就不存在交換的概念，因為主體地位不可成為交換的標的，這一點與倫理關係中的忠誠義務是一樣的，只不過後者是主客體關係已經完成了的狀態，而前者是主客體關係有衝突的狀態。另外，認同的衝突現象也說明了認同關係不同於倫理關係，

⁹⁵ Michael Shapiro, "Warring Bodies and Bodies Politic," in M. S. Shapiro and H. Alker, eds., *Challenging Boundari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p. 477.

⁹⁶ 參見William Connolly, *Identity/Differenc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⁹⁷ 參見David Campbell, *Writing Security: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2), p. 249.

⁹⁸ 關於死亡之本能的提出，見Sigmund Freud, *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 (London: Hogarth, 1942).

⁹⁹ 參見Stuart Hall, "The Local and the Global," in A. O. King, ed., *Culture, Globalization and the World System* (Binghamton: Department of Art and Art Histor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1991), pp.19-40.

¹⁰⁰ 參見Chih-yu Shih, "A Cognitive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Behavioral Science*, Vol. 34, No.3 (July, 1989), pp.176-199.

¹⁰¹ 參見Rita Jalali and Seymour Martin Lipset, "Racial and Ethnic Conflicts: a Global Perspective,"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07, No.4 (Winter, 1992-1993): pp.585-606.

¹⁰² 參見Jean Bethke Elshtain, "Sovereignty, Identity, Sacrifice," in V. Spike Peterson, ed., *Feminist (Re)Vis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Lynne Rienner, 1992), pp.141-154.

因為前者所能發揮的力量，不能事先作估算。

權力倘若反映了文化霸權，則一般政治學家所視為當然前提的國家、社會與理性，也應當視為是文化霸權，而必須接受歷史分析，以便了解國家體制是如何出現的。¹⁰³這個國家體制所反映的某個特定歷史情境中，是什麼樣的人擁有在論述上的主體地位？經過西方殖民主義與資本主義之後，國家的意義出現什麼樣的變化？¹⁰⁴國家體制引進西方世界以外的其它國家後，對於在國家體制下運作的東方人，有沒有發生論述上主客體關係的變化？對於東西方國家之交往又有什麼影響？¹⁰⁵這些當代政治學視為不相關的議題，正主導著世紀末的認同政治，使得女性主義、¹⁰⁶後現代主義、¹⁰⁷後殖民主義¹⁰⁸在這方面的研究，大大超越了政治學家。

六、權力研究的整合

四種對權力的不同認識，可以根據它們所謂的權力是不是個人化的一個概念，與權力是不是可以計算的東西，區分成一個二乘二的表格如下：

表一 權力概念的分類

性 質 \ 單 位	可計算的	不可計算的
個人化	資源／制裁	需要／自我中心
非個人化	關係／道德／地位	論述／主體／認同

¹⁰³ 參見Jens Bartelson, *A Genealogy of Sovereign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¹⁰⁴ 見Chih-yu Shih, "A Postcolonial Approach to the State Question in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7, No.17 (March, 1998), pp.125-139.

¹⁰⁵ 參見Lily H. M. Ling, *Conquest and Desire: Postcolonial Learning Between Asia and the West* (London: Macmillan, 2000).

¹⁰⁶ 例見Cohen, *op. cit.*; Elshtain (1980) *op. cit.*; Peterson, *op. cit.*; Brown, *op. cit.*; Okin, *op. cit.*; Sedgwick, *op. cit.*

¹⁰⁷ 例見Campbell, *op. cit.*; Shapiro and Alker, eds., *op. cit.*; Walker, *op. cit.*; Weber, *op. cit.*; Bartelson, *op. cit.*; Connolly, *op. cit.*等。

¹⁰⁸ 例見Ling (1999), *op. cit.*; Shih (1998), 民 87, *op. cit.*; Barlow, *op. cit.*, Inayatullah and Blaney (1998), *op. cit.*等。

在第一種權力概念中，權力作為一種資源是可以計算的，而且權力的擁有者是個人化的行為者，在研究權力的時候必須加以化約，即使國際政治學得以國家為單位，也通常是將國家比擬成一個個人。假如權力是一種需要，則是出乎內心的一種宰制的動機，故不可計算。當權力被視為是忠誠義務的社會關係，便不再是以個人為觀察單位，必須認識社會整體的角色規範，但只要角色規範界定清楚，則相對權力的大小可以估算。最後，如果權力是文化霸權下將別人客體化的能力，則權力也必須從整體社會關係中觀察，不過既然權力的重點是關乎認同的，也就無法加以觀察計算。

權力概念的四種分類，對於研究者方法上可以有所啟示。可以計算的權力概念是看得到的，因此研究權力的人能夠直接觀察行為和權力之間的關係，這種研究即經驗研究。不可計算的權力概念無法直接觀察，因此權力與行為之間的關係是透過詮釋來說明。詮釋所需要的資料與經驗研究不同，不必先經由研究人員的篩選處理，任何一個與研究對象有關的文本，就像一個細胞，都是觀微知鉅的詮釋依據。

個人化的權力概念容許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之間進行互動，因為研究的對象是具體的人，所以研究者必須先假設研究對象對自己的行為有控制的能力，則研究者可以協助他們做更好的控制，更有效的運用權力和管理權力，所以研究者有潛在干預空間，接受徵詢並提出與權力有關的戰略，改善研究對象的行為模式。相對於此，在非個人化的權力概念中，研究者假設個人的權力大小和使用，皆非個人所能掌控，故是在研究行為者如何反映出超越個人的歷史脈絡。研究者倘若要進行干預，其干預的對象必然不是特定的個人，而是社會規範或文化霸權的重建，但這個工作顯然不容易，而且違背了研究者對權力非個人化的認識論，竟把研究者個人的論述或規範界定，置於社會整體或歷史脈絡之上。

將這些研究方法所適合的議題加以分類，也可以做出一個二乘二的表格如下：

政治學家對權力的研究是經驗性的，而且有干預潛能的，即如何把權力當成一個獲得利益的工具。這種對行為的干預，在實際中無非就是對政策的批評與建議，給研究對象帶來很大的壓力，亦促使人們將權力視為一

表二 權力概念的研究

態 度 \ 方 法	經驗性	詮釋性
可干預	政治利益	政治人格
不可干預	政治文化	政治認同

個工具。故號稱客觀中立的當代政治學在這一點上，其實是四類概念中最不中立的研究。另外三個面向可以說都應當是政治心理學可以貢獻之處。並不是說心理家對權力的看法都一樣，但他們都不認為人的政治行為是理性的，邏輯上，國家也不是一個當然的研究前提，而只是一個研究課題，國家的意義因為人對宰制或依附關後的需要大小，社會地位高低與主體意識強弱而不同。

不以國家為前提的權力研究，有更豐富而寬廣的研究空間，最重要的，是刺激了政治學既有各個次領域。透過對國家前提的擱置，使政治學原本的研究成果，必須經過重新的檢證，包括個人的權力資源在爭取或換取價值的時候，有多大程度這個資源是屬於個人的，有多大程度是基於他們的意志力、社會地位、文化霸權。同時，權力概念的再界定，也等於推翻了以經驗研究、個人化研究、行為研究三者所構成的當代政治學研究方法，其它的研究方法之所以受到忽略，與政治學家怎麼看待權力是有關的，不同的權力概念，為不同的研究方法取得正當性。這些其它方法包括以詮釋為主的精神分析、歷史文本分析，也包括以實驗方法為主的認知心理學與人格心理學¹⁰⁹。

如果說，政治心理學因為引用諸多的心理學方法，而無法將國家、社會、理性三個政治學通見的概念當成研究前提，並從而造成政治心理學與政治學的其他次領域格格不入，也許首先要務是去檢討這三個前提。問題在於，有什麼樣的角度，可以協助揭露國家、社會、理性這三個前提本身也需要被研究呢？這是政治心理學家必須回答的關鍵課題。也許，目前政治學中存在一些尚無共通解答的課題，可以成為心理學家切入的地方，藉

由對爭議性問題提出另解，或可引導政治學走出既有的思維桎梏，為人們深入理解權力的意義，開拓新猶。

¹⁰⁹ 石之瑜，政治心理學（台北：五南，民國88年）。

參考書目

- 胡佛，1998，**政治學的科學探究（一）：方法與理論**，台北：三民。
- 黃光國，1988，**儒家思想與東亞文化**，台北：巨流，民國77年。
- 黃光國，1995，**知識與行動**，台北：心理出版社。
- 石之瑜，1999，**政治心理學**，台北：五南。
- Adams, Kenneth A. and Lester Hill, Jr. 1987. "Protest Anality in Japanese Group-Fantacies." *The Journal of Psychohistory* 15(2): 113-145.
- Adorno, Theodore, et al. 1950.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 Alexander, George and Richard Smoke. 1974. *Deterrence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Allison, Granham. 1971. *Essence of Decision*. Boston: Little Brown.
- Almond, Gabriel and Bingham Powell, Jr. 1984.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Boston: Little Brown.
- Almond, Gabriel and Sidney Verba. 1963. *The Civic Cul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Ashley, Richard and R. B. J. Walker. 1990. "Roading Dissidence / Writing the Disciplin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34(3): 368.
- Axelord, Robert. 1984.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 Bachrach, Peter and Baratz, Morton S. 1962. "Two Faces of Powe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6(4): 947-952.
- Bartelson, Jens. 1995. *A Genealogy of Sovereign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aughn, C. Christopher and Attila Yaprak. 1996. "Economic Nationalism: 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Development," *Political Psychology* 17(4): 759-768.
- Beard, A. Charles. 1935. *An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London: Macmillan.
- Bell, Roderick, V. David Edwards, and R. Harrison Wagner, eds., *Political Power*. New

York: Free Press.

Blau, M. Peter. 1964. *Exchange and Power in Social Life*. New York: John Wiley.

Brown, Wendy. 1988. *Manhood and Politics*. Totowa, N.J.: Rouman & Littlefield.

Campbell, David. 1992. *Writing Security: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Carnoy, Martin. 1984. *The State and Political The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audillk, William A. and Carmi Schooler. 1973. "Child Behavior and Child Rearing in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 157(5): 323-338.

Chen, Xiaomei. *Occident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itrin, Jack. et al. 1990. "The 'Official English' Movement and the Symbolic Politics of Languag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43(3): 535-559.

Cmiel, Kenneth. 1990. *Democratic Eloquence*.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and Company.

Cohn, Carol. 1987. "Sex and Death in the Rational World of Defense Intellectuals." *Signs* 12(4): 687-718.

Connolly, William. 1991. *Identity/Differenc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Cummings, Bruce. 1997. "Boundary Displacement."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29(1): 6-27.

Dahl, Robert. 1986. "On the Species Homo Politics." In P. S. Nivola and D. H. Rosenbloom, eds., *Classic Readings in American Politics*. New York: St. Martins.

Deutsch, Karl. 1978. *The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ctice-Hall.

Dore, Ronald. 1987. *Taking Japan Seriously: A Confucian Perspective on Leading Economic Issu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Downs, Anthony. 1991. "Social Values and Democracy." In K. Monroe, ed., *The Economic Approach to Politics*.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Easton, David. 1965. *A System Analysis of Political Life*. New York: Wiley.

Elshtain, Jean B. 1980. *Public Man, Private Woma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 Press.
- Elshtain, Jean B. 1992. "Sovereignty, Identity, Sacrifice." In V. Spike Peterson, ed., *Feminist (Re)Vis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Lynne Rienner.
- Evans, Peter, Dietrich Rueshemeyer, and Theda Skocpol, eds. 1985. *Bring the State Back 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emic, Joseph V. 1981. *Gramsci's Political Thought: Hegemony Conscious, and the Revolutionary Proces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Foa, Edna B. and Uriel G. Foa. 1980. "Resource Theory: Interpersonal Behavior in Exchange," in K. J. Gerger, M. S. Greenberg and R. H. Willis, eds., *Social Exchange: Advances in Theory and Research*. New York: Plenum.
- Freud, Sigmund. 1936. *Problems of Anxiety*. New York: Norton.
- Freud, Sigmund. 1940. "On Narcissism: An Introduction." In *Collected Papers 14*. New York: Basic Books.
- Freud, Sigmund. 1942. *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 London: Hogarth.
- Fromm, Erich. 1941. *Escape from Freedom*. New York: Norton.
- Fromm, Erich. 1977. *The Anatomy of Human Destructiveness*. Harmondswothe: Penguin.
- Fromm-Reichmann, Erich. 1960. "Psychiatric Aspects of Anxiety." In M. Stein, A. Vidich, and D. White, eds., *Identity and Anxiety*. Glencoe: Free Press.
- Glass, James. 1995. "Multiplicity, Identity, and the Horrors of Selfhood: Failures in the Postmodern Position." *Political Psychology* 14(2): 255-277.
- Glass, James. 1996. *Psychosis and Powe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Hall, Stuart. 1991. "The Local and the Global." In A. O. King, ed. 1991. *Culture, Globalization and the World System*. Binghamton: Department of Art and Art Histor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 Hardin, Russell. 1993. "Self Interest, Group Identity." In Comaroff, J. L. and P. C. Stern, eds., *Perspectives on Nationalism and War*, Working Paper No. 163. New York: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Center for Studies of Social Change.
- Harrell, Stevan. 1994. "Introduction: Civilizing Projects and Reaction to Them." In S. Harrell, ed., *Cultural Encounters on China's Ethnic Frontier*. Hong Kong: Hong

- Kong University Press.
- Hayek, Friedrich A. 1979. *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 V.III, The Political Order of a Free Peopl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enkin, Louis. 1972. *Foreign Affairs and the Constitution*. Mineola, NY: Foundation Press.
- Hoffman, Stanley, 1983. *Duties beyond Border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Hopf, Christel. 1992. "Authoritarian, and Their Families." In W. F. Stone, G. Lederer and R. Christie, eds., *Strength and Weakness: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Today*. New York: Spring-Verlay.
- Huntington, Samuel. 1993.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72(3): 22-49.
- Hwang, Kwang-kuo. 1987. "Face and Favor: The Chinese Power Gam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2(4): 944-974.
- Ichiro, Tomiyama. 1997. "Colonialism and the Sciences of the Tropical Zone," In T. Barlow, ed., *Formations of Postcolonial Modernity in East Asia*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Inayatullah, Naeem and Blaney, David. 1998. "Elusive Paradise." *Alternatives* 23(4): 417-450.
- Inayatullah, Naeem and David Blaney. 1997. "Knowing the Encounters." In Lapid, Y. and F. Kratochwil, eds., *The Return of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the IR Theory*. Boulder: Lynne Reinner.
- Jacobs, J. Bruce. 1979. "A Preliminary Model of Particularistic Ties in Chinese Political Alliances." *China Quarterly* 78: 237-273.
- Jalali, Rita and Lipset, Martin Seymour. 1992-1993. "Racial and Ethnic Conflicts: a Global Perspective."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07(4): 583-606.
- Jervis, Robert. 1978.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30(2): 167-214.
- Kelley, Harold H. and John W. Thibaut. 1978.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A Theory of Independence*. New York: Wiley.
- Kenberg, Otto. 1984. *Serious Personality Disord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Keohane, Robert. 1984. *After Hegemon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 Kindleberger, Charles P. 1970. *Power and Money*. New York: Basic Books.
- Kissinger, Henry. 1964. *A World Restored*. New York: Grosset and Dunlap.
- Kyogoku, Jun-ichi. 1983. *The Political Dynamics of Japan*. trans. Nabutaka Ike. Tokyo: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 Lamb, David. 1979. *Language and Perception in Hegel and Wittgenstein*. Aldershot: Avebury Publishing.
- Lasswell, Harold and Abraham, Kaplan. *Power and Society*. 195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Lasswell, Harold. 1948. *Power and Personality*. New York: W.W. Norton & Co.
- Lasswell, Harold. 1954. "The Selective Effect of Personality o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R. Christie and M. Jahoda, eds.,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Glencoe: Free Press.
- Lasswell, Harold. 1977. *Psychopathology and Politics*.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 Lieber, Robert J. 1972. *Theory and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Winthrop.
- Lind, George, Johann-Ulrich Sandberger and Tino Bargel. 1981-1982. "Moral Judgment, Ego Strength, and Democratic Orientations." *Political Psychology*: 72.70-110.
- Lindblom, Charles. 1977. *Politics and Markets*. New York: Basic Books.
- Ling, Lily H. M. 2000. *Conquest and Desire: Postcolonial Learning Between Asia and the West*. London: Macmillan.
- Linz, Juan J. 1978. *The Breakdown of Democratic Regime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Long, Norton. 1949. "Power and Administrati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9(4): 257-264.
- Madsen, Richard. 1995. *China and the American Drea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Mansbridge, Jane. 1990. "On the Relation of Altruism and Self-interest." In A. Mansbridge, ed., *Beyond Self-interes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ead, Margaret. 1965. *And Keep Your Powder Dry*.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and Company.
- Mills, C. Wright. 1958. "The Structure of Power in American Societ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9(1): 29-41.
- Monroe, Kristen Renwick. 1995. "Psychology and Rational Actor Theory." *Political Psychology* 16(1): 3.
- Monroe, Kristen, ed. 1991. *The Economic Approach to Politics*.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 Morgenthau, Hans J. 1978. *Politics Among Nations*. New York: Knopf.
- Neustadt, Richard. 1976. *Presidential Power*. New York: Aohn Wiley & Sons.
- Norton, Ann. 1988. *Reflections on Political Identity*. Bar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Okin, Susan Moller. 1979. *Women in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Olson, Mancur. 1965.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Paechter, Carrie F. 1998. *Educating the Other*. Washington D.C.: Falmer Press.
- Parsons, Talcott. 1969. "On the Concept of Political Power." In R. Bell, O. Edwards and R. Harrision, eds., *Political Power*. New York: Free Press.
- Pye, Lucian. 1981. *The Dynamics of Chinese Politics*. Cambridge: Oelgeschager, Gunn & Hain.
- Pye, Lucian. 1985. *Asian Power and Politic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Rawls, John. *Political Liber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Reich, Robert, ed. 1988. *The Power of Public Idea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Riker, William and Peter Ordeshook. 1968. "A Theory of Calculus Voting."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2(1): 25-42.
- Riker, William. 1982. "The Two Party System and Duverger's Law."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6(3): 753-766.

- Riker, William. 1995. "The Political Psychology of Rational Choice Theory." *Political Psychology* 16(1): 24-25.
- Rosenau, James. 1990. *Turbulence in World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 Rothman, Stanley. 1984. "Ideology Authoritarianism and Mental Health." *Political Psychology* 5(3): 341-363.
- Ruggie, John G. 1982. "International Regimes, Transactions, and Change: 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6(2): 379-415.
- Said, Edward. 1998. *Orientalism*. New York: Vintage.
- Samuels, Andrew. 1993. *The Political Psyche*. London: Routledge.
- Schelling, Thomas. 1963. *The Strategy of Conflic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chelling, Thomas. 1966. *Arms and Influe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chlesinger, Arthur. 1973. *The Imperial Presidenc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 Sedgwick, Eve Kosofsky. 1984. *Epistemology of the Close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hapiro, Michael. 1996. "Warring Bodies and Bodies Politic." In Shapiro, M. S. and H. Alker, eds., *Challenging Boundari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Shih, Chih-yu. 1989. "A Cognitive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Behavioral Science* 34(3): 176-199.
- Shih, Chih-yu. 1990. *The Spirit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A Psychocultural View*. London: Macmillan.
- Shih, Chih-yu. 1993. *China's Just World: The Morality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Boulder: Lynne Rienner.
- Shih, Chih-yu. 1994. "The Decline of a Moral Regime."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7(2): 272-301.
- Shih, Chih-yu. 1995. *State and Society in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 The Cultural Dynamics of Reform*. Boulder: Lynne Rienner.
- Shih, Chih-yu. 1998. "A Postcolonial Approach to the State Question in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7(17): 125-139.

- Shih, Chih-yu. 1998. "Dependent Nationalism: People and Territory in Chinese Inward Defense." *政治科學論叢* 9: 399-442.
- Solomon, Richard. 1968. *Mao's Revolution and the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tevenson, Harold and James Stigler. 1992. *The Learning Gap*. New York: Summit Books.
- Vertzberger, Yaacov Y. I. 1990. *The World in Their Mind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Volkan, Vamik D. 1995. "The Need to Have Enemies and Allies." *Political Psychology* 6(2): 219-228.
- Walder, Andrew. 1986.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Walferen, Karel van. 1990. *The Enigma of Japanese Power*.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Walker, Rob B. J. 1993. *Inside/Outsid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Political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altz, Kenneth. 1979.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 Walzer, Michael. 1994. *Thick and Thin: Moral Argument at Home and Abroad*. Notre Dame: Notre Dame Press.
- Weber, Cynthia. 1995. *Simulating Sovereignty: Intervene, the State and Symbolic Ex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ilson, Richard W. 1970. *Learning to Be Chinese: The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of Children in Taiwan*. Cambridge: MIT Press.

